

第二十一章 伙食買辦

拂曉的光線很弱，天空仿佛戴著雲層編成的寬邊帽子，但是雲和水面已不再連成一體。東方發白，預示太陽即將升起，西方發亮，那是月亮正在下沉。在發白發亮的兩端之間，浩瀚的水面帶著嘩嘩浪聲在漲潮中伸向無邊的天際。往左看，莽莽大海正在褪去殘留的黑暗；往右看，兩道江水帶著星星點點船舶上的燈火，依然籠罩著厚重的夜色。偶爾傳來的一聲汽笛，驚起似乎徹夜未眠的海鷗。這裡是東海，長江，黃浦江三水交匯的吳淞口。

一艘鋼鐵骨架的蒸汽船，趁著晨霧還沒有漫延開來，拔錨從吳淞口向黃浦江內啟航。她船長100米，寬15米。兩筒30米高的黑煙囪吐出由濃變細的白煙，好像一個強壯的大漢，從鼻空裡輕鬆地呼氣。深藍底色的船身，在靠近甲板處漆成一道白色，使整個船體顯得英俊整潔。三層樓高的艦橋，像浮動的燈塔，通過三面透光的玻璃窗，向未明猶暗的水面，投射光柱。海神潑塞頓手持三叉戟的木雕像箍在船首，擰眉傲視被船尖劈開的波浪。從船首到船尾，五根50米高的桅杆，每根的肩膀挂下數十面信號旗，每間隔一根的杆頂飄揚著繡有蘇格蘭國花的行徽徽旗，直至半弧形的船尾，在那裡，一面大英帝國的藍底紅杠米字旗隨著船速，昂揚地翻拍。旗下的船尾，用金漆刻著船名：這是儀和洋行在更新商船隊時，取代巨形帆桅商船“玫瑰號”的1500噸蒸汽船“非凡號”。

船長沃爾夫對這一帶再也熟悉不過了，這幾乎是他第二十次經過這條水路，從吳淞口到達上海黃浦江岸的儀和碼頭。但是，他還是小心翼翼，先去巡查甲板下足有兩層高的機房。看到巨大的活塞曲軸上下運動，赤裸上身肌肉強健的司爐工將優質煤投入爐中，使白灼的爐火照亮機房的各個角落。機器發出有規律的和諧轟鳴，蒸汽壓力表上的指數，緩緩

上升，一切都在正常運行，他才放心地返回甲板上的艦橋。

沃爾夫船長兩頰泛青，胡子刮的干干淨淨，身著高領航海薄呢制服，白色棉套襪上即使去過機房后仍然看上去一塵不染。他的蔚藍明眸，配上端正的五官，和嚴肅的表情，使他無論在船上船下，都保持著一如既往的船長威嚴。在登上艦橋的舷梯時，他看到正在甲板上沐浴晨風的高易律師，便邀請后者上樓參觀艦橋。

艦橋的正面是五扇銅框鑲的玻璃窗。一名戴著白手套的法籍領港員，正在掌舵的大副身旁領航。艦橋裡的舵把，傳話筒，警鈴，和一切儀表，乃至天花板上的橫梁，都是用銅鐵合金制成的。

“今天運氣不錯，沒有濃霧，我以一個基尼打賭，我們會在江海關官員開始辦公之前，到達外灘。”沃爾夫站在明亮的玻璃窗前，舉起雙筒望遠鏡，邊看邊對高易說。

“六月的天氣，還會有濃霧？”高易問。

“會。吳淞口，濕度很高，一年四季都會有晨霧或夜霧。走這條水路，更怕碰到夜霧。”

“為什麼夜霧更可怕？”

“這裡跟香港的維多利亞港不同。維多利亞港處處水深10米以上，像‘非凡號’這樣的千噸輪，隨時進出自如。吳淞口拐入黃浦江的地方，有幾處泥沙沖積成的漲灘。起夜霧的時候，如果在近距離內發現有船，為了避免來船，會有擱淺的危險。”

“那就開慢一點。”

“不能太慢。太慢，誤了江海關辦公的時間，隔一天要罰款的。喔，我忘了，你在江海關服務過，這些我們英國人替大清設計整自己英國人的麻煩，你比我清楚。”

就在律師和船長交談的時候，太陽在左邊升起來了，將朵朵雲塊染成斑斕的瑰寶，將滔滔江水染成壯觀的紅色。沿著黃浦江兩岸的碼頭，倉庫，舢板，帆船，蒸汽貨船，西方軍艦，從近到遠，若隱若現，倒映在江水裡，把一切都放大一倍，上面的一半披上陽光

描成的金色輪廓，下面的一半邊緣模糊地在江水裡蕩漾。從桅杆上挂下的信號旗，像睡醒的小孩，精神抖擻地拍打陽光的愛撫。

“早餐時候到了，別讓您的夫人久等我們，請。”船長輕輕拉了一下律師的袖管，請后者和自己一齊離開艦橋。

高易夫婦是在三月底搭乘“大英輪船公司”的“亞克利”號客船從利物浦到達香港，然後換乘儀和洋行的“非凡號”返回上海。“非凡號”雖然是貨船，但是船上也備有齊全的客房和餐廳。換乘“非凡號”的決定是艾瑪做的，因為儀和洋行正在修船造船的基礎上，向以上海為樞紐的航運業發展，而香港和上海之間的船運正是儀和洋行和“大英輪船公司”必爭的航線。艾瑪，作為儀和洋行的大股東，覺得搭乘“非凡號”而不是競爭對手的“亞克利”號回上海，是對儀和洋行航運業應有的支持。碰巧的是，同船回上海的還有儀和洋行上海分行的買辦林泰勒和洋行總買辦唐廷樞。林泰勒是去香港替儀和洋行的“紡絲局”接收已訂購的繅絲機器；總買辦唐廷樞是應“紡絲局”英國技師梅杰的懇求，到上海來協調絲業公所保障對“紡絲局”的生繭供應。

餐廳的窗戶挂著一道蕾絲窗簾和一道紫紅色絲絨窗簾，四周擺滿沙發。打蠟的橡木拼花地板鋪著玫瑰紅土耳其地毯，正門對面的牆上高挂仿真的十七世紀蘭博朗油畫《在加裡利海上》。用隱蔽的鐵箍固定在地板上的玻璃櫃裡，展示著用金屬架子托住的日本七寶燒花瓶，葡萄牙盔甲，中國的蘇繡屏風，和埃及的青銅器。維多利亞式的主餐桌上擺著輕巧的荷蘭細瓷餐具和威尼斯銀質刀叉。桌旁，八把繡花緞面的胡桃木無臂椅的椅背上繡著洋行速寫“J&M”。。要不是從機房隱隱傳來的活塞運動聲，會使在這裡就餐的人誤以為置身於禮查飯店。

和船長在主餐桌上就座的有高易夫婦，唐廷樞總買辦，和林泰勒買辦。

唐廷樞，33歲，長著嶺南人典型的高顴骨，黑皮膚，和瘦個子。但是，蒙住眼睛，不看他的長相，光聽他說話，會以為是牛津大學的講師在教課。因為，他在10歲時就被送入

中國第一所西式學校香港馬利遜教會學堂，經過6年學習，精通英語，隨後在香港政府，香港巡理廳，香港大審院，和大清江海關擔任高級翻譯，直到29歲時，離開江海關，涉足外貿生意，自闢天下。

當船長和律師從艦橋下來加入早餐時，唐廷樞正在講述近年來在香港最精彩的一場馬賽。

“那次爭奪‘家鄉杯’的賽馬，儀和洋行下場的馬叫做‘韃丹人’，它是戰無不勝的澳大利亞悉尼良種公馬。顛地洋行下場的馬叫做‘尋金者’，它是曾經贏得‘廣東杯’的‘愛爾蘭萬歲’的純種后代，由顛地洋行的合伙人弗朗西斯鞏尼親自以馬主身份策騎。整個賽道長1.5英裡，中間有一條橋，叫做鵝頸橋，和一塊高大的障礙石，叫做大鼓石。比賽一開始，‘韃丹人’和‘尋金者’就從總共7匹賽馬裡突出領先。然後，‘韃丹人’和‘尋金者’不分前後，馬蹄在粗糙的賽道上敲出同樣的節奏，在大家的贊嘆聲中，同時躍過鵝頸橋。一過橋，‘韃丹人’像有魔鬼驅趕一樣，野性大發，拼命向前沖擊，搶位擋住‘尋金者’的進路。於此同時，‘尋金者’，緊緊盯住‘韃丹人’，落後一個馬身，大家都以為‘韃丹人’贏定了。但是，就在‘韃丹人’到達大鼓石，稍微慢下來，預備跳躍障礙時，‘尋金者’非但沒有慢下來，反而看到弗朗西斯鞏尼狠狠揚鞭抽馬，‘尋金者’尖利地嘶叫，以幾乎要撞到‘韃丹人’的高度，在‘韃丹人’後面跳起，躍過大鼓石，賽馬場裡一片驚恐的喊叫聲，大家以為弗朗西斯鞏尼會摔下馬來。但是，他隻是有驚無險地甩落帽子而已。‘韃丹人’受了驚嚇，慢了兩秒鐘躍過大鼓石，被‘尋金者’逢馬過馬超越了。結果，‘尋金者’以超前半個馬頭，擊敗‘韃丹人’，贏得‘家鄉杯’——一個英國制造的華麗酒瓶。這場賽馬總共經歷5分半鐘，事後卻讓大家談論了好幾年，沒有人不佩服弗朗西斯鞏尼先生的勇氣。”

在總買辦繪聲繪色地再現驚駭的賽馬時，白制服的餐廳茶房給大家送上傳統英國式的早餐：火腿，香腸，太陽式煎蛋，烤鬆餅，麥片，胡豆，果汁，咖啡，紅茶。

“上海的賽馬場太小了，不會有這樣精彩的賽馬，”艾瑪咽下一口鬆餅后說。

“上海的賽馬場小，是因為前幾年上海的地價太貴，”總買辦反應迅速地回應，“最近上海的地價在跌，您可以說服您舅舅把泥城橋以西的那條馬道買下來，改建成像樣的賽馬場，這樣會很攢錢的。”

身在香港的總買辦對上海租界裡地產的行情和具體位置知道得這麼清楚，使早餐的主人沃爾夫船長很驚訝。

“唐先生以前在上海住過？”船長問。

“5年。前兩年在清江海關服務，后三年自己經營棉花行，直到加入儀和洋行。”

“船長，”林泰勒聽出沃爾夫的心聲，”總買辦對上海的行情，不光是地產，還有棉花，紡絲，航運，都內行。所以，這次儀和‘紡絲局’的梅杰技師特地要我從香港搬來總買辦這支大兵，到上海來救火，對付絲業公會裡的那些頑固的中國老頭。”

“不能說他們頑固，”總買辦切下一段香腸，用叉子涂上煎蛋表面的蛋黃，正要往嘴裡送，卻覺得必須糾正林買辦的想法。”絲業公會不肯保障提供優質生繭，是因為他們覺得儀和的機制繅絲搶了他們生意。”

“儀和有沒有真的搶了他們生意？”艾瑪問。高易覺得妻子身上商人的血液正在沸騰。

“這件事情要從我們的林買辦身上說起，”總買辦擱下刀叉，親切地拍拍林泰勒的肩膀，”4年前，我還沒有加入儀和洋行的時候，林買辦就提出開拓紡織品市場來取代鴉片生意。幸運的是，儀和洋行總行採納了他的意見。所以，今天的儀和洋行不用和遍地開花的廉價中國煙土，爭奪中國的鴉片市場，照樣能靠紡織，船運，地產，攢大錢。在紡織品市場裡，除了從英國蘭卡夏進口機制棉布敲開揚子江的市場，儀和洋行從直接收購中國生絲，轉變為自己在上海生產機制繅絲。這種機制繅絲，在倫敦，每磅比中國生絲要多售6個先令。而在上海，又能雇到廉價的繅絲女工，每天工資隻要100銅板，也就是月工資一兩

五錢銀子，相當於英國工人的八分之一薪資。做到這個地步，林買辦當初的遠見明識全部應驗了，對嗎？”

餐桌上的主人和客人們邊吃，邊聽，邊點首。

“不過，有一個細節當初沒有想到，”總買辦豎起右手的食指，“如何保障我們生產機制繅絲所需的原料——生繭，有穩定的供應。本來，這似乎是一個不用傷腦筋的問題。上海到湖州，幾百裡內盛產生繭，儀和‘紡絲局’的採購，選擇多的很。但是，由於我們儀和洋行由收購生絲，轉變為收購生繭，就和原來向我們提供生絲的絲業公會發生了狹路相逢，躲都躲不開的利害沖突。我們的機制繅絲大有可能在倫敦市場取代絲業公會的中國生絲的地位，而機制繅絲的原料生繭，恰恰正好也是絲業公會生產中國生絲的原料，所以絲業公會裡的中國大佬利用他們控制的蠶繭產地，千方百計不讓儀和‘紡絲局’購得優質生繭也就不奇怪了。沒有穩定的生繭供應，‘紡絲局’的數百台繅絲機，包括林買辦這次押運的新機器，就會開工不足，儀和就要虧本。”

”唐先生，中國人有句話，叫做與虎謀皮。面對絲業公會這樣過去的伙伴，現在的對手，您有什麼辦法讓它不要繼續作對？”高易問。

艾瑪對“與虎謀皮”這個中國典故並不瞭解，但是她很有興趣聽聽總買辦對付絲業公會的謀劃。機制繅絲和中國生絲，兩個不同的產品，要爭奪同一個市場，和同一份原料，這樣的難題，有順利的解答嗎？她也想提問題，但是她正在嚼一片火腿，火腿出奇的嫩，她決定等咽下火腿后再問。

“辦法是化對手為伙伴，”總買辦胸有成竹地回答。“如果我們開放‘紡絲局’的股份，讓絲業公會的中國大佬入股‘紡絲局’，他們就從對手變成伙伴了。”

艾瑪在心裡鼓掌，繼續聽總買辦說下去。

”生意就是生意，絲業公會裡的大佬，比如說像顧壽泰這樣的‘南潯四象’，就是依靠我們洋行，購買和出口他的生絲，攢來了上千萬兩銀子的家產。如果，我們邀請他入

股，允許他分享機制繅絲比中國生絲更高的利潤，攢現成的銀子，他會拒絕這個邀請嗎？一旦入股，他就不會吊難對‘紡絲局’的生繭供應。不光是絲業公會裡的那些大佬，凡是對蠶繭產地有影響力的人，比如說寶順洋行的總買辦徐潤，我都建議拉他們入股。這樣一來，‘紡絲局’的原料有了保障，生意會越做越大。還有一個潛在的好處，把這些買辦和絲業公會大佬的資金聚到‘紡絲局’，他們也就沒有興趣和能力模仿我們的樣子，開辦他們自己的機制繅絲廠，和我們競爭。”

唐總買辦對付絲業公會的謀劃，打動早餐桌上所有的人，連滿臉嚴肅的沃爾夫船長也露出欽佩的笑容。

”唐先生，您的辦法一定會搞定‘紡絲局’的原料供應，”艾瑪說。

”謝謝夸奖。希望您舅舅開放‘紡絲局’的股份時，不要太樞門，哈哈。。。“總買辦輕鬆地結束了他的謀略介紹。

”快到外灘了，”船長看了看懷表說，”請各位原諒，我要回艦橋去準備驗關事務。”

大家禮貌地目送船長離開餐廳后，紛紛離座，回自己的客房，準備登岸。在離開餐桌的時候，艾瑪問高易：”喬治，我從來沒有吃到過這幾天在船上吃的火腿，這麼嫩，這麼香。你知道這是誰家的火腿？”

”不知道。火腿味道實在很特別。下船前，可以問一下船長。”

一小時后，”非凡號“漸漸靠攏黃浦江岸的碼頭。碼頭上已經擠滿人群和車馬，有來接客的家眷，有準備搬行李的苦力，有江海關的驗關官員，和看熱鬧的野孩子。黃浦江上船運頻繁，但是像“非凡號”這樣七八個月返航一次的千噸巨輪靠岸，畢竟是不常見的一件大事。

高易夫婦和照看很多箱籠的嬾嬾拉妮，在甲板上和其他客人一齊等待驗關手續结束后放行上岸。在放行之前，首先上船的是江海關官員，高易認出其中有自己的熟人，當年

“普雷多號”巡邏船的船長戴維森。

沃爾夫船長遞著貨單，迎上前去。然後，他和江海關洋人官員一起消失在通往甲板下面的貨艙鐵門後。

在等待沃爾夫船長和江海關洋員驗完貨之前，高易夫婦靠著欄杆，像岸上看熱鬧的人一樣，反方向地朝岸上看熱鬧，打發時間。

”你不覺得我們行李太多，一輛馬車可能裝不下嗎？“ 高易問妻子。

”我有同樣顧慮。“

”早知如此，在倫敦的時候，應該少買一些衣服。“

”瞎說。你看你的雙襟上裝，小圓領牛津衫，還有鏤花紋的銀扣子，都是倫敦最流行的，穿著多神氣。我們這麼多年回一趟英國，我還沒有買夠呢！“

”高易先生，我們小姐是很省錢的，“ 拉妮加入談話。

”那麼，上岸後我們再雇一輛出租馬車，如果找得到的話。“ 高易決定在行李多寡的話題上息事寧人。

”高大人，高大人，艾瑪小姐，“ 高易忽然聽到岸上有人，而且不止是一個人，在叫自己和妻子。循聲望去，在人群裡有三個人正在朝自己揮手。他們戴著高筒帽，西服筆挺，手持手杖，站在一排和他們的衣著很不般配的手推板車後面。手推板車上堆滿木箱，看不到裡面裝著什麼，但是從前後扶持手推板車的苦力人數來看，木箱裡面的東西一定不輕。三人後面有幾輛漂亮的雙駕馬車，顯示三人的富裕身份。因為從甲板到岸上，隔著一段距離，加上三人的半張臉被帽子蓋住，所以高易夫婦看不清他們是誰。高易唯一預期在碼頭上可能看到的人是有緊急事務要報告自己的總文案容嘉樹。但是容嘉樹是不穿西服，不戴高筒帽的。這三個人是誰呢？

這時候，沃爾夫船長和江海關的洋員們已完成驗關，回到甲板，吩咐水手打開下船的浮梯，放乘客們下船。於此同時，岸上等待替客人挑行李的扁擔苦力，從另一條浮梯，

登上甲板。

艾瑪在高易和拉妮照呼苦力們搬運行李的時候，向唐總買辦，林買辦，和船長依次告別。

”沃爾夫船長，謝謝您一路款待，特別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早餐。請問，您能告訴我，早餐的火腿是哪家制的？“

”火腿是他們提供的，“船長指指岸上那三個剛才呼喊高易夫婦的人。

”他們是誰？“

”‘非凡號’的伙食買辦阿南，勝仔，和老伙計艾倫。“

艾瑪想起這三個人的來歷：阿南是大清江海關的主廚，勝仔是虹口一家小餐館的老闆，他們曾經幫助自己操辦歡迎英法聯軍軍官的盛大宴會。艾倫是替阿芳在青浦贖身的恩人。但是艾瑪怎麼都無法把他們同站在岸邊的三個紳士打扮的人聯繫起來。在她的印象裡，阿南和勝仔圍著難得換洗的做菜圍裙，一身油膩；艾倫用紅手巾扎住額頭，藍白條紋的水手衫領口露出胸毛。。。而他們跟‘非凡號’早餐上的火腿又有什麼關係呢？

苦力們把高易夫婦的眾多行李從一條浮梯搬運下岸。同時，阿南三人指揮手推板車上的木箱從另一條浮梯被搬運上了甲板。搬完后，阿南三人在岸上熱情地迎上來，和終於認出他們的高易夫婦打招呼。艾瑪注意到阿南食指上戴著紅寶石戒指，勝仔手腕套著瑪瑙串珠，艾倫胸前的黃金表鍊足有小手指般粗，從上裝口袋垂下來，形成一個大半圓弧，拉回上裝口袋。三人的手杖柄上都嵌著金飾。

“高大人，艾瑪小姐，太巧了，在這兒遇見兩位。 “

”高大人，船一靠岸，我就認出您了！ “

“高大人，艾瑪小姐，您們氣色真好！”

三個人都不知道應該改稱艾瑪為“夫人”，同時開口，同時伸出手來，使高易夫婦應接不暇。

”沃爾夫船長說船上的火腿是三位供應的，火腿制得真棒，“艾瑪終於找到開口的機會。

”豈止火腿，‘非凡號’上全部吃食都是我們供應的，“勝仔用濃重嶺南口音的英語說，”當初多虧高大人指點，我們才有今天的發達。這是名片。“

說罷，勝仔帶頭，阿南和艾倫跟著，掏出名片，遞給高易夫婦。

三張比洋行大班的名片更闊氣的燙金名片上赫然印著：“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大班，總董，總買辦）“。

高易夫婦這才猜出從手推板車搬上甲板的木箱裡裝的內容。但是，嬾嬾拉妮擠進來打斷了高易夫婦和阿南三人的寒暄。

”小姐，裝下行李裝不下人，“指揮苦力們裝行李忙得大汗淋漓的嬾嬾說。“裝下人裝不下行李。附近沒有出租馬車。”

”麻煩，“高易皺眉。

”高大人，有什麼麻煩？不謙棄的話，我們可以用馬車送您們回府。“阿南提議。“我們有兩輛馬車，足夠大人小姐用的。”

阿南的提議得到伙伴們的支持和高易夫婦的感謝。於是，他們做了這樣的安排：高易夫婦由三人陪同坐上食品行的第一輛雙駕大馬車，嬾嬾拉妮押運一部分行李坐在食品行的第二輛雙駕小馬車，余下的行李放在艾瑪自己的馬車，走在最後面。

在登上食品行漂亮寬敞的馬車時，艾瑪又一次稱贊美味的火腿。

“艾瑪小姐，您願意順路去本行嗎？”阿南順勢提出邀請。

”喔，為什麼？”艾瑪很意外。

”本行希望送些火腿給府上。“

”太感謝了，“艾瑪欣然同意。

於是，車隊離開碼頭向虹口蘇州河邊的“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駛去。一路上，阿

南三人向高易夫婦興奮地講述他們合伙發跡的故事。

阿南在高易的幫助下，成功勸說勝仔離開小餐館“探花樓”后，首先運用他在大清江海關的身份，結合勝仔對華人肉魚蛋蔬果批發商的熟識，包下了對江海關上海船隊的伙食供應。不久，因為和販買人口的軍需官鬧翻臉，艾倫離開“洋槍隊”，找曾經幫助他追回失竊錢包的勝仔謀求發展，加入了食品行的團隊。運用艾倫在儀和洋行商船過去當過水手的經歷，使食品行取得了對“玫瑰號”的生肉供應，然后又擴展到對抵達上海的所有儀和洋行商船，包括“非凡號”在內的食品供應，最后又擴展到對其他一些洋行來上海的商船的食品供應，使“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成了租界內外，海面江上，各式來往輪船的伙食供應巨商。鑒於外洋和內河輪船的食品需要不同，他們三人是這樣分工的：阿南負責所有長江內河航道上的食品訂貨，兼管食品行的財務；艾倫負責所有海洋航道上的食品訂貨，兼管食品行有關的工程建設；勝仔負責所有食品出貨，包括加工熱門的食物半成品，比如，供應“非凡號”的火腿，就是他把改良的金華火腿秘方用於制作西洋火腿的杰作。從去年起，內戰結束，天津，鎮江，九江，漢口四處新租界開放，來往上海的輪船一天比一天多，“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順，阿南，勝仔，艾倫三人，就像高易當年預言的那樣，真得成了坐豪華馬車的買辦大班。阿南和艾倫都娶了華人妻子，在上海安家落戶。

“勝仔先生，‘探花樓’還在嗎？”高易問。

“在。由我兒子打理，現在遷到四馬路，改名叫‘杏花樓’，不做洋涇浜西菜了，專做粵菜，生意不錯。”勝仔得意地說。

“所以，改行做食品供應后，你什麼都沒有丟？”

”沒有。高大人，您是我的大貴人。“

“阿芳這個女孩子過得好嗎，艾瑪小姐？”艾倫問。

”很好。不過，人家不是女孩子，她的兒子已經7歲了。”

”啊！？“前水手驚訝地吐舌。

三輛馬車的隊伍在虹口蘇州河邊的“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門口停下。這是一幢比兩層樓還高的單層建筑。根據艾倫的介紹，之所以建在蘇州河邊，是為了方便運載從內河運來的活牛活豬。

“高大人，艾瑪小姐有興趣下車進去看看嗎？”原本隻說是來取火腿的阿南提出進一步邀請。

興致很高的艾瑪決定到食品行裡參觀，由高易和拉妮陪著，和阿南三人進了門。這時已是洋歷6月中旬，但是門內溫度比門外明顯低很多。高易向她指指門，要她注意這道門的厚度。

“這裡的門和牆是特制的，特別厚，中間空心，為的是保溫，”艾倫介紹。

不光是溫度和門外不一樣，空氣的味道和門外也不一樣。這裡的空氣混著新鮮肉類淡淡的腥味和各種醃料的香味。勝仔拿來6件干淨白褂，請大家披上，然後拉開又一道出奇厚實的箍鐵皮木門，帶他們進了食品行的工場。

士敏土（水泥）地面的工場用厚厚的棉花帘隔成兩個部分：屠宰場和加工場。體貼的勝仔恐怕屠宰場裡的血腥場面會嚇到艾瑪，隻把大家帶到加工場參觀。加工場由三條長桌子拼起來的工作台組成，每條工作台的盡頭通向一道門。陽光從佈滿天窗的高敞天花板上照到工作台後幾十個華人工人正在忙碌工作。最靠近棉花帘的第一條工桌台上，從隔壁屠宰場搬運過來的整隻褪去皮毛的豬牛被工人們熟練地解剖，分成肩頸，前腿，後腿，肋條各種部位，由一名學徒搬到第二條工作台上。清理出來的內臟由另一名學徒搜羅進一隻裝在手推車裡的木桶，木桶堆滿內臟後被學徒推到加工場底部的第一扇門，門外是食品行的零售部。

“內臟，西洋船是不要的，保鮮也很麻煩，”勝仔解釋，“所以，統統運到零售部去賣給華人客戶。零售部的門面就開在後門口的街上，很方便出貨。”

第二條工作台上，堆著碼頭上見到的那種木箱。華人工人把肉類的各個部位切成適合木箱的尺寸，根據木箱上標著的種類符號，對號裝箱，由學徒扛入加工場底部的第二扇門。每次打開那道門時，艾瑪看到門內飄出白色的煙霧。

“那裡面是用井冰鎮的冷庫。除鮮肉外，冷庫裡還有土豆，胡羅卜，和卷心菜。”勝仔順著艾瑪的目光介紹。

“這些男孩是從哪兒招來的？”艾瑪被學徒們勤快的動作吸引，問道。

“浦東。農家子弟肯吃苦。”阿南回答。

和第一第二條工作台上刀具揮舞，砍下肉類，響起硬朗的金屬聲不同，第三條工作台旁的華人工人沒使用工具，卻正在既安靜又快速地用雙手把潔白的鹽巴擦在殷紅的肉腿上，或是從木盆裡把混著醃料的碎肉塞進半透明的豬腸。他們正在制作火腿和香腸。學徒把擦完鹽的肉腿，和被碎肉塞得胖鼓鼓的豬腸，收集起來，掛在一個底下裝輪子的直豎木架子上，然後推入加工場底部的第三扇門。

“請跟我來。”勝仔帶領大家進了第三扇門。

第三扇門后是一條坡度很緩的斜坡，通向食品行的地窯。地窯裡密密麻麻地擺滿木架子，上面懸挂著的火腿，香腸，中式醃肉，在地窯入口處閃爍的蠟燭火光和通風的空氣裡，發出暗紅的光澤，和濃郁的醃香。

“每年制作火腿的最好時段是霜降到谷雨，”勝仔內行地介紹，“各位剛才在上面看到的是，夏季到來之前，給火腿上最后一次鹽。火腿在地窯裡發酵6個月后制成。”

“那麼，能不能告訴我，為什麼你的火腿特別嫩？”艾瑪又一次問。

“艾瑪小姐，我可以告訴您秘密的一半：每塊火腿多次擦鹽；另一半，請原諒我無法告訴您。”勝仔既神秘又得意地笑著。

“另一半，連我也不知道，”阿南跟著笑。“你知道嗎，艾倫？”

“我記性不好，全忘了。”

前水手使勁搖腦袋，使艾瑪覺得該對勝仔的答復感到知足。

”除了火腿，我正在學做愛爾蘭香腸，“勝仔邊說邊從牆上取下一根前細后粗的鐵針。”艾倫的妹妹寄來的配方。希望下次高大人坐‘非凡號’時能嘗到比愛爾蘭香腸更香的香腸。“

”如果我們不外出呢？“嬖嬖拉妮突然發聲。

“那麼，我們把香腸送到府上，”阿南對馬來亞同胞嬖嬖甜言蜜語地說。

於此同時，勝仔有選擇地把鐵針從不同深度刺進一隻又一隻火腿，拔出針后，用舌頭舔針杆。

“就是這隻，”勝仔終於選定一隻完整的火腿，取下架，交給嬖嬖拉妮。

”能告訴我為什麼選這隻嗎，如果不是什麼秘密的話？“艾瑪問。

”可以。先看火腿表面有沒有微微發綠，然后，用這把鐵針刺透火腿的表面，中間，深處三個部位。這三個部位留在鐵針上的味道都很香，所以這是一隻好火腿。“

”嬖嬖回去后要關照廚房好好煮一煮，不然，上面都是勝仔先生的口水，“艾倫大聲打趣。

在一片大笑聲裡，高易夫婦一行結束了對”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的參觀。